

万石康家世恶罪

罪惡世家陳百萬

河南人民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以血淋淋的事实，通俗易懂的语言，揭露了河南省巩县大地主、大恶霸、大豪绅康百万横行霸道，残酷地欺压和剥削贫苦农民的种种罪行，是一本对青少年进行阶级教育的好教材。

罪恶世家康百万

文 众

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郑州二七印刷厂印刷
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$2\frac{8}{4}$ 印张 37千字 1插图

1979年6月第1版 1979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10,000册

统一书号 3105·372 定价 0.20元

目 录

一	伊洛河岸边的魔窟	(1)
	伊洛河畔的地主庄园	(1)
	罪恶世家康百万	(4)
二	图财害命 掠夺起家	(7)
	水旱码头——康店	(7)
	人命和元宝	(8)
	荒年凶岁 大发横财	(10)
三	攫地霸产 心狠手辣	(14)
	掠夺大坟坡	(14)
	讹诈康黑良	(17)
四	敲骨吸髓 聚敛财富	(20)
	栈房和地租	(20)
	吸血的高利贷	(25)
	吃人的斗和秤	(27)
	三代深仇	(28)
五	白骨堆上建高楼	(36)
	大兴土木八十年	(36)
	工匠血泪诉不完	(39)
六	依官仗势 欺压群众	(42)

捐买高官 攀附权贵	(42)
勾结官府 横行霸道	(44)
私设公堂 残害人命	(45)
七 人间地狱	(49)
两代长工的苦难	(49)
奶妈丫环的遭遇	(51)
八 享乐腐化的寄生生活	(56)
明堂华宴千人血	(56)
穷奢极欲万民膏	(58)
“孝廉方正”的背后	(60)
九 康百万的覆亡	(68)
捻军围困金谷寨	(68)
农民怒斗康百万	(69)
灭亡前的挣扎	(71)
一朝覆亡	(72)

一、伊洛河岸边的魔窟

伊洛河畔的地主庄园

豫西邙山岭下，伊河洛河交汇，滚滚东流。进入巩县境，黑石岭劈面耸立，与邙山对峙，形成一个险要的关隘，这就是黑石关。伊洛河到此急转北下，一泻十余里。在这南北流向的伊洛河拐弯处，河东三里许，是巩县新城孝义镇；河西边，紧靠着邙山，有个绵延三、四里的村庄，叫康店村。

康店村是康店公社所在地，山光水色，分外秀丽：站在新建的伊洛大桥上往东看，巩县新城的烟囱、厂房林立，云蒸霞蔚；往西看，连绵起伏的邙山岭，梯田层层缠绕，披锦铺秀；南望黑石关，陇海路大桥在雾霭濛濛中，宛如长虹飞架；北边，奔腾不息的洛河水，千回百转，逶迤东流，扑进黄河的怀抱。

伊洛河在这里水面开阔。夹岸的绿柳，象翡翠砌就的又高又厚的长堤；柳堤中，远近几处电灌站房，象镶嵌在河边的闪闪明珠。长堤外，上万亩肥沃的土

地，渠道纵横，田畴如画，旱涝保收。这里，无论是五月麦熟，还是九月稻香，滩里滩外，回荡着欢乐的歌声，岭上岭下，洋溢着丰收的喜悦。康店，多么美丽富饶的村庄啊！

可是，在夜雾茫茫的旧中国，这里却有一座人间地狱！在康店村的中央，有一座地主庄园。它象一个张着血盆大口的毒蛇，又象罗织丝网蹒伏的吸血蜘蛛，咀嚼着贫下中农的骨肉，吮吸着贫下中农的膏血。

这里，一排排平房围着高楼，楼房绕着古青砖建砌的三丈多高的盘山大寨。大寨十数亩，靠山挖窑，窑前建楼。上面托起一处处深宅大院。寨上寨下，青堂瓦舍层层叠叠，庭院宅第鳞次栉比。乌压压，灰濛濛，烟沉沉，雾腾腾。在寨下，仰看，厚墙高筑，坚如古城堡。层脊墙垣，剪影在天，飞檐兽头，张牙窥地。冷凄凄，阴森森，气势汹汹，寒光逼人，活象一座阎王殿。

要进寨里，须得从寨下的大门向西，穿过一条黑洞洞，六丈多深的石砌隧洞。隧洞出口处是森严的看家楼。过看家楼后，是一片平坦的广场，自东而西，再折向南，有并排六幢临街楼房；四幢坐北向南，两幢坐西向东，围着寨上七个四合院落。每幢临街楼房

中间，都有一座高大的走马门楼。门楼上方，自东向西曾悬挂过《五世同堂》《孝廉方正》《望隆山斗》《滋恩波及》《积善余庆》《好善乐施》《仁厚可风》《谊重桑梓》等十数块欺世盗名的金字匾额。门楼两侧，各有一对姿态不同的青石狮子。二寸多厚的大门上，坠着虎头铁环。一尺多高的门槛上裹着厚厚的铁皮。每有人出进，沉重的大门“咣”然有声。这便是这家地主的主宅院。

大寨下，紧靠寨墙根，是一溜阴暗潮湿的窑洞和一片平房。这里，是这家地主的木、石工匠作坊、粉坊和护院家丁居住的地方。

大寨正东，跨过一条马路，又是一群群高大的楼房。四周围墙高筑，戒备森严。临街的板子门，离地平面半人多高，这是这家地主在康店的当铺、钱庄、粮行、棉花店。

大寨北边，是龙窝沟。沟口，依山就势又有一片平房和高楼。这里有外书房、酒楼、客厅和各式仓房。沟里，一层层，一排排的靠山窑洞，皆是青砖漫砌。这里除住着无数长工、短工外，还曾设过大烟馆和赌博场。那时候，一到夜晚，远近几十里的烟鬼赌棍就麇集到这里，通宵达旦。

大寨往南，地面开阔，楼房高耸，比起主宅院，

更显得华丽而阔绰。这里叫做南大院，是专门宴请达官显贵、富豪士绅的场所。院里那座五丈见方的大客厅，巍峨得就象一座皇家宫殿。这里用的梁、檩、椽、柱，通体是贵重木材。粗柱高梁，油漆得贼明发亮。所有建筑的木石雕刻，都十分玲珑精致。

南宅大院东，又有一所庭院。前庭和二门刻有《经腹史华》《书带生庭》的题额。这就是书馆。

整个地主庄园，连同村南的金谷寨和村北的祠堂，共大小庭院三十多处，占地面积六万多平方米，各种楼房窑室七百多间。

罪恶世家康百万

这就是巩县封建大地主、大恶霸、大豪绅康百万世代盘踞的魔窟。

康百万家从清朝嘉庆年间掠夺起家，到解放时彻底覆灭，经历了六代一百六十余年的时间。他们的第一代发家祖先康云从是清乾隆、嘉庆年间人，他是个终日奔命的无赖之徒。到第二代康应魁当家时，日渐发迹。第三代康道平、康道顺、康道兴当家，是这家地主的全盛时期。第四代康无耽、康无晏、康无逸继续搜刮劳动人民，尽情享乐，肆意挥霍。第五代康鸿

猷、康鸿斌、康建璧、康建琦、康金瑞，由于人口繁衍，坐食寄生，开始走下坡路。到第六代康辑五、康子俊、康子昭、康昆逢时，这家大地主在劳动人民翻身解放的炮声中彻底覆亡。

康百万是这家封建大地主的泛称。在第四代以前，这家地主的名号叫“康崇公”。巩县方圆百十里提起康崇公，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群众有歌谣曰：

“四方土地属崇公，穷人血泪数不清。”那时，康百万就是以这座庄园为大本营，疯狂搜刮和榨取周围千百个村镇的贫苦农民，吞食他们的生命财产。在偃师县的东部和巩县的西部，无论是邙山岭，还是洛河滩，凡是肥沃的土地，都被康家霸占着。在相邻的偃师、孟津、登封、荥阳、郑州、洛阳到处都开设着康家的当铺、钱庄、布店、粮行及京广杂货店。连山东的济南，也有康家“魁记”、“顺记”的生意招牌。康百万在千里以外的陕西省泾阳县和三原县，掠夺了比巩县还要多的财富。全盛时期，财霸三省，地占八县，两次悬挂“良田千顷”牌，成为“头枕三原，脚蹬济南，马跑千里不吃别家草，人行千里尽走康家路”的大地主。

一九〇〇年，八国联军侵入北京，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载湉逃难到西安。一九〇一年，当他们签订了

卖国的《辛丑各国和约》回京，于九月二十五日路过巩县时，康家地主曾献白银百万两给慈禧太后，慈禧称康家是“百万富翁”。“康百万”的名声从此就传开了。

康百万的这么多财富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？据他们自己说，是他家祖宗积了“德”，是“勤俭积累”来的；又说是由于他家“风水好”，“地脉旺”，家里有屙金尿银的金蛤蟆，有“狐狸大仙”保佑等。这些骗人的鬼话，怎么能掩盖得住康百万残酷剥削贫苦农民的血淋淋的事实呢？他们的发家史，正是无数贫下中农的血泪史。邙山有碑，洛水作证，现在，就让我们来看看康百万是怎样发家的吧！

二、图财害命 掠夺起家

水旱码头——康店

在清朝乾隆、嘉庆年间（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），康店是个热闹繁华的村镇。它依邙面洛，又临黑石关要隘，是当时汴、郑通往九朝古都洛阳的要道，也是伊洛河入黄河的重要码头。

据《巩县志》记载：“巩以河洛交流，故船户特多”，洛河上的商船多达“七八百艘”，“帆樯林立，来往如织”。在这些来往如织的船只中，除少数渡船外，大部分是跑生意的商船。

伊洛河商船船队进入黄河后，可以“上溯陕西，下浮济南，时或远达海口，南入江淮”。在铁道未修通之前，洛水黄河，便成为巩县对外运输的主要动脉。在康店这个重要的水旱码头上，更是货物堆积，店铺兴隆，客商云集，车水马龙，热闹非凡。

康家的发家祖先康云从，为人阴险狡诈，是康店码头上的一个无赖之徒。他在康店村的寺沟居住。康

云从整日浪籍于水上，奔命于码头，投机钻营，做些坑崩拐骗的勾当。康应魁自小便跟着康云从胡混，学得一些水上生财之道。这父子俩仗着有好水性，月黑风高夜，什么事情也干得出来。

人 命 和 元 宝

嘉庆年间一个秋雨连绵的黄昏，伊洛河水暴涨，滚滚的洪峰象无数匹凶猛的野兽，沿着伊洛河横冲直撞，无情地吞没了两岸的田野和村庄。这时，沿河船户都纷纷划船泅水，舍死忘生地打救受灾的同胞。康店码头上，灯笼火把，一片闹嚷嚷的人声。

康应魁和他父亲康云从，被那震天动地的洪水咆哮声、哭喊呼救声惊动了，也从家里跑了出来。他们认准这是个大发横财的好机会。康云从用手一指河面，悄悄对儿子说：“发大水漂来的东西，谁捞归谁要。今儿天黑，搁点劲儿，别错过这个发财的好机会！”康应魁衣裳一抡，光着脊梁说：“好，下河去！”

为了先人一步，他父子俩偷偷来到村南的河边码头上游，站在岸边，拧着身子猫着腰，瞪着四只发红的眼睛，搜寻着水上漂过的所有东西。每捞上来一根椽

橛，一只木箱，父子俩都会一阵狂喜。四周的洪水声和凄惨的呼救声，他们听来简直是些美妙的音乐。他俩一心想着：这一回，可要捞到不少东西哩……

突然，他俩发现从上游的水中，漂漂荡荡冲下来一件东西。近了一看，原来是一块门板，门板上好象放着一个鼓囊囊的大包袱。父子俩发财心切，象饿狗看见了骨头，不顾一切跳下水去。很快把那块门板推到岸边。哪知道推上来一看，父子俩却瞪了眼：原来门板上放着的并不是什么大包袱，而是一个老太婆。只见她两手紧紧抓住门板，早已奄奄一息，不省人事了。康云从一看，气得七窍冒烟。

“真他妈的晦气！”康云从恶狠狠地骂了一句，接着就命令他的儿子康应魁：“摸摸她身上，看有啥东西没有！”

康应魁急蹲下身，在老太婆身上乱搜起来。老太婆这时在半昏迷中，哼唤着哀求：“救救我吧……”康云从嘴里骂骂咧咧地说：“死老婆子，我们今晚的财气都叫你给冲光了！”

忽然，“扑嗒，扑嗒”两声响，两个什么东西从老太婆的怀里滚了出来。康应魁就势一摸，沉甸甸的，拿起一看，明晃晃的，“啊，元宝！”他高兴的声音都发颤了。康应魁双手捧着元宝，举到他父亲眼

康云张着大嘴说：“爹，元宝，元宝！”康云从一看是元宝，高兴得象疯了一般，接过元宝用指甲划了划，用舌头舔了舔，揣到怀里。他又急忙蹲下身来，和儿子一起，仔细在老太婆身上又搜寻了几遍。直到他们认定再也搜不出什么东西来了的时候，康云才对儿子说：“走吧，咱们该回去了！”康应魁看看正在呻吟的老太婆，轻声问他父亲：“她怎么办？”康云从把手一挥，恶狠狠地说：“打发她回老家吧！”说着，随手把老太婆拉到河边，推进了咆哮的洪流中。

荒年凶岁 大发横财

害死一条人命，得了两个元宝。康云从声色不露，用这笔不义之财作资本，干起了投机生意。起初，他们驾着自家的小船，往返于洛阳至巩县的码头，贩运些粮食布匹，土产药材，贱买贵卖；或从豫西山区的卢氏、栾川采买些木料、竹竿，顺水放筏，从中渔利。水上生涯更使康云从这个利欲熏心的无赖之徒心狠手辣，见财起意，不断干些图财害命之事。到他手中有比较多的资本时，就雇来一帮“划子”，频繁地在伊洛河和黄河中下游来往钻营，掠夺的钱财越来

越多。

当时伊洛河上游，山林滥伐，水土流失，河道淤塞。巩县一带常常非旱即涝。伊洛河一旦暴涨，毁坏农田和庄稼无数，甚至把沿河村庄冲得“荡然无存”。广大贫苦农民，本来生活已困苦不堪，再遇荒年暴月，更是走投无路，不但树皮草根争食净尽，甚至达到“人相食”的地步。

在劳动人民挣扎在死亡线上的灾荒年景，康云从父子却乘机大发横财。他们从河北、山东兖州一带贩来大批粮食、私盐，高利盘剥，聚敛财富，“金钱所入，恒以斗量”，他们以搜括的钱财为资本，放债收租，置庄买地。一来二去，康家的小划子变成了巨大的太平船。

据康家的船工相传：康家的“太平船”可容数百人，载货十几万斤，锚重三百多斤，上下船舱都要攀扶长梯。其规模之大，为当时黄河航运船只中所少见。这样的大船，来往黄河中下游，运粮食，贩私盐。因船大不能驶进伊洛河，每次回来，只能停泊在洛河入黄河的神堤渡口。康家贩运粮食和私盐所赚的银两，一箱一箱，一袋一袋往康家扛。这时康云从已不再亲自到船上谋营生了，只是坐在家中筹划。对外事务由儿子康应魁出面周旋。康应魁继承了父亲的剥

削之道，一方面大肆掠夺吞并农民的土地，兴建庄园；一方面继续扩大经商范围，不择手段地进行商业剥削。

康家在巩县、偃师、孟津、登封、荥阳等县的重要集镇和洛阳、开封、郑州等地，或独家投资、或合伙入股，开设了许多粮行、布店、钱庄、当铺、烟馆、酒店、杂货店、百货店、酱园、煤场、药铺，同时派遣数十个相公、伙计，长年奔走于四方城镇，查探各业行情，套购各种货物，贱买贵卖，投机倒把，榨取高额利润。关系国计民生的粮、棉上市时，康家便抛出大量资本，将市场的物资买进囤积起来。等到市场缺货时，便任意抬高市价，独揽生意。

康应魁在禹州城（今禹县）开设的“崇义德棉布店”，收购棉布时，价格比市场上的价格偏高，卖棉布的客商纷纷到这里出售棉布。一时门庭若市，“崇义德棉布店”收买的棉布堆积如山。同业的布店由于资力薄弱，无法与“崇义德”抗衡，不少布店就倒闭了。“崇义德棉布店”在禹州开业一年，康百万就独揽了那里的棉布生意。除了经营棉布外，他们还从禹州往巩县大量贩运药材。他们这样从商业上聚敛起来的财富，大部分又都用来置地霸产，在禹州经营了几年，就在禹州、襄县一带购置田地三千多亩，把剥削